

國史瑣談（六）

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

敘談國史點滴，既不能長篇，亦不能大論，不免有零碎之感，不過即使零碎，却也必要小道可觀。故而草此短文，亦決不可草率行事，仍要慎重選擇。

就鄙人治史經驗，認為歷史記述可分兩類，其一為說故事，其一為敘掌故。例如《史記》之本紀、列傳乃是故事（story），而八書、十表則為掌故（institution），我三、四十年前講授「史學方法」即照此法分別史書型制，如謂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為故事；《尚書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為掌故。

我作〈國史瑣談〉，一直是時而說故事，時而敘掌故。當代文家並不作如此分別，鄙人治史則不能不分。蓋自古以來，實為歷代傳承，我不過是依循前修，而今更特別重視。我在大學開講《掌故學》三年，亦是身體力行，〈國史瑣談〉自是隨時應用。下面的文字，也就是在專談掌故。

中國古人的生觀

中國古人智慧甚高，早已看透一生行事。見於《尚書》洪範一篇，命義曰「五福」，其辭：「一曰：壽。二曰：富。三曰：康寧。四曰：攸好德。五曰：考終命。」當可作為一人之生觀。不過十字，一生所要者如此：一、壽，是要活得長久。二、富，要有錢。三、康寧，要能健康，也要平安。四、攸好德，就是一生做對人對世

有益之事，大則兼善天下、澤及萬民，小則修橋補路，義務供力社會。五、考終命，就是一直到老到生命臨終的一天。此即有福之人也。

看此照古人如此說法，全為人文思想，不呼天禱帝，不求神靈護佑，平實理性，知足自信，正見古人之大澈大悟，有此健全人生觀。

中國古代的動物分類

中國古代早有動物分類，其說收在《大戴禮記》第八十一篇：「易本命」。我把時代推為紀元前 4 世紀，因為《大戴禮記》俱收輯古代之記，如其中之《夏小正》是孔子所見過之書，其中之「五帝德」及「帝繫」係出於孔子弟子宰予所作。小戴《禮記》中之「禮運」係孔子弟子子游所作，而其書中尚有孔子之孫所作之四篇，因是推定「易本命」一篇當為紀元前 4 世紀之作品。

古代記載，把所有動物全稱做蟲，現引舉其書原說：

有羽之蟲三百六十，而鳳皇為之長；有毛之蟲三百六十，而麒麟為之長；有甲之蟲三百六十，而神龜為之長；有鱗之蟲三百六十，而蛟龍為之長；有倮之蟲三百六十，而聖人為之長。此乾坤之美類，禽獸萬物之數也。

此是上古動物分類之明確記載。

特請識者注意其中之倮蟲，人類包括聖人俱被視為倮蟲。此點明明把人類也看作動物，自然是紀元前 4 世紀中國古人的觀點。

問題是近代人已完全不知此說，這就出了大問題。今世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文學家周作人，寫了一篇「人的文學」（收在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一書），以高等白華口吻導講中國古代，其文說中國四千年到今天還是需要「開人荒」，真不得已。他用學來西方進化論皮毛，指教國人認識人是動物。他原文是：「人是『動物』進化而來的。」再又加強重複說「人是動物『進化』而來的。」對中國人之輕蔑口氣，高傲的指指點點。哎呀！周作人他自己不讀古書，不學無術，不知紀元前 4 世紀已有古人把人類看成動物。他居然做了北大文學院院長，真是少不了誤人子弟。

中國古代的學術分類

在此首先說，我輩治史不能把思想史與學術史混為一談，也可以簡單說不可以把思想流派和學術門類混為一談。此情早有人分別開，例如梁啟超所著《近三百年學術史》正是名符其實的學術史，有其書可以覆按。

其次再作一點交代，古代之看待學術，有其一定傳承，出於對文獻性質區別以及前人已定之規，自與後世各代不同，我人不可以今時之立場批評古人之無知。

中國之學術分類起於紀元前1世紀漢成帝時大搜天下群書，而以官府中藏之書命劉向校正彙輯。劉向校書必著每書「敘錄」，序次篇章，明其類別，累積著成《別錄》二十卷，但後世亡佚。其子劉歆彙諸書目，以不同性質，著成《七略》一書傳世。後漢初，班固著《漢書》，取劉歆《七略》收為《藝文志》，為《漢書》十志之一，十分重要，蓋據《七略》而區分中國學術為六大門類，即來自《七略》中之六略，而所餘之「輯略」分載各類之中，故中國古代學術門類，自劉歆起方被刊定，俱能見之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其中書目頗為繁富，自不能輯載，亦無必要。其門類如下：

一、六藝略

此處之六藝乃是儒家之六經，即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樂、春秋，外加論語、孝經、小學（文字學）合為九種。凡此「六藝略」九種內容，實自古傳承之六經，至漢代重博士，而被概括之為一門「經學」。亦即儒家之「經學」是也。

二、諸子略

此即班書所稱之九流十家，乃為儒、道、名、法、墨、陰陽、縱橫、雜家、農家、小說家是也。此一門類，在學術言是即思想史一門。各有從系傳承，並著書宣說。

三、詩賦略

此門所收有先秦屈原、荀卿、宋玉之賦，即為漢代之詩賦，而漢世之著作多無傳存。今人讀班書，見及詩賦略必生惑疑，既名之為詩賦略，其中却不收古之《詩經》。而《詩經》為中國最早之創作，讀此必心非之，原在劉歆已將「詩經」列入六藝，成為經學，是以不入詩賦略。大抵20世紀以來，文家已將《詩經》列為文學之先祖，不再待之為一種經學之書。此乃古今學術之重大改變。

以上一、二、三各略出於劉向所校者也。

四、兵書略

藝文志兵書略，乃出於步兵校尉任宏所輯校。清代章學誠於兵書略之豐足完善，能在西漢末年輯錄兵書五十三家，可知熟諳群書，務求詳備。而部勒兵權謀、兵形勢、兵陰陽、兵技巧四類，以及各門俱有申說，足資參閱。

漢初，張良、韓信序次天下兵法一百八十二家，刪取要用，著錄為三十五家，然其書為何故籍，並未傳示後世。至任宏而將各書之著者、卷數一一列明，所序次五十三家，亦俱經其目覽手訂，自是有功於後世。

五、數術略

數術一門，為古代史官專司之業，司馬遷、班固均必須具備此類學問，故當成帝之

世，命太史令尹咸輯校數術略之書，尹咸徵集群書，分數術書為六類：即天文、歷譜、五行、著龜、雜占及形法六者。前五者世人多熟知，惟形法所指包括宮宅地形（即堪輿之學）、相人（即看骨法身形相貌）、相六畜（特別是相馬）、相寶劍寶刀等知識。凡此於今之史家多不能通習。

六、方技略

方技乃古代醫學通稱，此門純為醫家之學，今人多不能知。成帝時輯校醫書，乃命侍醫李柱國任之。李柱國徵集醫書，分別四類為：醫經、經方、房中、神仙四者。清代學者章學誠稱其缺漏「脈經」及「本草」兩門，應為六門。方技略所收之書，今能傳世者僅有《黃帝內經》一種而已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保存古代學術甚有規模，於學術史、文化史貢獻巨大，令後人覺識一國學術之重要，由承襲而能把握流變。

六略之學術格局，傳至後代，為文獻發展所推展，又有新出門類，遂有學者別作修正。至晉時已有荀勗提出四行之說，將中國學術分作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，乃使經學、子學、史學以及文集合為四部。自此之後，史學遂登入一大門類，不再附屬於經學之下。由此時起，中國學術即定為經、史、子、集四者為部勒定局，直迄今世。

國學

「國學」一義，今正最通行，而其出現甚晚，原始動因，非為學術定方針，而是與紛至沓來之西學作分野，為時已至 20 世紀。

晚清 19 世紀後半，由於西方列強入侵，西力東漸，而西方學問重譯入華，名相繁多，引用日廣，頗衝擊中國固有舊學，因乃有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之倡說。在 19 世紀 90 年代流行官紳學界，中國飽學之士有鄧實、黃節、劉師培、章炳麟、陸紹明、陳去病、王無生等人，於光緒 32 年（1906）在上海創立「國學保存會」，並發行《國粹學報》以為宏揚國學學術。《國粹學報》今有傳世，並經重印，甚易參考，自能明見所致力之國學內容。蓋古今傳承之固有知識而能具有學術之水準者，皆為國學。惟不能成為學問者，則不被收入國學。例如宗教只求信仰，不許辨詰，則不收入於國學，庶民信仰，負販知識，不被當作學術，亦不納入。各大學之中文系、國文系所教所傳俱是國學，其義更窄狹。

漢學（Sinology）

歐洲之「漢學」，為耶穌會士創始於 17 世紀，純用於研究中國學術文化，自上至下無所不包，即民俗生活、說唱小曲亦加以嚴肅搜集、繙譯、研究。以 Sinology 統

合此種學問，比之我國之四部分類以及國學內容更加寬泛繁富。而西方漢學家之用心詳細，精神專一，尤足使我輩敬佩欽服。當代史家傅斯年即主張其所創建之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方向，俱要循行漢學之路。

鄙人於漢學並不陌生，四十年前曾編著《中國文獻西譯書目》一書，因而廣收歐

美以至華人學者所有將中國書譯成西方語文之作品，彙集成書（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），提供文史界學者參考。本文不能詳敘，當祈曲諒只是常識。

2014年3月8日